

● 古今名人言录 ●

曾
国
藩
言
录

据原刻本行 王 整理校点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海南出版社

《曾国藩言录》出版说明

曾国藩在中国传统思想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上的重要地位已无须证明。对他可以作不同的评价，也必然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是，评价应该在研究之后，而不应该在研究之前来作。本书的出版，就是为研究者提供一种简明的资料。

曾国藩曾经被称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这不是我们的观点。我们并不认为曾国藩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但是，曾国藩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现实是由历史而来，研究近代史无法排除或绕开曾国藩这个历史人物。而且，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曾国藩其人的道德色彩和人格力量，即使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仍然具有一般的典型意义，也很有研究的价值。

本书原本是曾氏门人辑录而成的《曾文正公嘉言钞》，在过去流行极广。它和蔡锷所辑的《曾胡治兵语录》，几乎成了研究曾国藩的入门书。我们是不承认清朝给曾国藩的“谥号”的，也不赞成对历史人物的言录“锡以嘉名”，此次进行整理，便老老实实地把它叫做《曾国藩言录》。

1992年7月19日

目 录

- | | | |
|-----|-----------|-------|
| (一) | 治身篇 | (1) |
| (二) | 治学篇 | (82) |
| (三) | 治家篇 | (177) |
| (四) | 治世篇 | (212) |
| (五) | 治政篇 | (241) |
| (六) | 治军篇 | (291) |

曾国藩言录

(一) 治身篇

* 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予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

*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 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

* 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

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 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见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 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今我家方全盛之时，而贤弟以区区数百金为极少，不足比数；设以贤弟处楚善、宽五之地，或处葛熊二弟之地，贤弟能一日以安乎？

* 凡遇之丰啬顺舛，有数存焉；虽圣人亦不能自为主张。天可使吾今日处丰亨之境，即可使吾明日处楚善、宽五之境。

* 君子之处顺境，兢兢焉常觉天之过厚于我，我当以所余补人之不足。君子之处啬境，亦兢兢焉常觉天之厚于我——非果厚也，以为较之尤啬者，而我固已厚矣——古人所谓“境地须看不如我者”，此之谓也。来书有“区区千”四字，其毋乃不知天之已厚于我兄弟乎？

* 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长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

* 剥也者，复之幾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也者，垢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

* 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致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 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此则区区之至愿也。

* 家中旧债不能悉清，堂上衣服不能多办，诸弟所需不能一给，亦求缺陷之义也。内人不明此意，时时欲置办衣服，兄亦时时教之。今幸未全备，待其全时，则吝与凶随之矣，此最可畏者也。

* 贤弟夫妇诉怨于房闼之间，此是缺陷，吾常常思所以弥其缺，而不可尽给其求，盖尽给则渐几于全矣。吾弟聪明绝人，将来见道有得，必且黻余之言也。

* 凡仁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则计较多，而出纳吝矣；私心生，则好

恶偏，而轻重乖矣。

*〔五箴序〕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与！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祿，予吾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谖。

*〔居敬箴〕天地定位，二五胚胎。伐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汝命。汝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汝，天罚昭昭。

*〔主敬箴〕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扰汝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汝实欺。笑者鄙汝，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汝既聋。

*〔有恒箴〕自吾识字，百历洎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以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当，日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养身要言（共五则）〕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右“仁”，所以养肝也。）

*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右“礼”，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右“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右“义”，所以养肺也。）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右“智”，所以养肾也。）

*大抵第一要除骄傲习气。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

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 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

* 今受折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积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 愧奋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循，则近处尽可度日，何必远行百里外哉？

*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 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器器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

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 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惧修省，实无德足以当之。诸弟远隔数千里外，必须匡我之不逮，时时寄书规我之过，务使累世积德不自我一人而堕，庶几持盈保泰，得免速致颠危。

* 诸弟能常进箴规。则弟即吾之良师益友也。而诸弟亦宜常存敬畏，勿谓有家人作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常存此心，则是载福之道也。

* 若非道义可得者则不可轻易受金，要做好人，第一要从此处下手。能令鬼服神钦，则自然识日进气日刚，否则不觉堕入卑污一流，必有被人看不起之日，不可不慎。诸弟现处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人担当，正好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著，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

* 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端，自然随之。

* 凡遇牢骚欲发之时，须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且养些和气，可以消灭病患。

* 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

* 不能威猛，由于不能精明，事事被人欺侮，故人得而玩易之也。

* 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检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 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至要至要。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

*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

* 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

* 《书》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佚，宠禄过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

* 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

* 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颞颥，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

* 肝郁最易伤人，余生平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调之也。

* 各处写信自不可少，辞气须不亢不卑，平稳惬意。余生平以懒于写信开罪于人，故愿弟稍变涂辙。

* 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 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厚耳。

*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 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 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

做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 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 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含浑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尸坐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 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疏，有实心而乏实力，坐是百无一成。

* 弟年纪较轻，精力略胜于我，此际正宜提起全力，早夜整刷。

昔贤谓：“宜用猛火煮，慢火温。”弟今正用猛火之时也。

* 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

*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鬻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鬻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原不外此二者。

* 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很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幾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机，否则人皆厌薄之矣。

*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第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

* 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特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

* 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

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故于两弟，时时以“和平”二字相勸，幸勿视为老生常谈，至要至要。

*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 日慎一日，以求其事之济，一怀焦愤之念，则恐无成耳，千万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处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至嘱。

* 达生编六字诀，有时可施之行军者，戏书以佐吾弟之莞尔。余向来虽处顺境，寸心每多沉闷郁抑，在军中尤甚。此次专求怡悦，不复稍存郁损之怀，视《初爻》所谓“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从“裕”字上打叠，此心安安稳稳。

* 吾生平颇讲求“惜福”二字之义，近来补药不断，且菜蔬亦较奢，自愧享用太过，然亦体气太弱，不得不尔。家中后辈子弟体弱，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

* 此后总以戒酒为第一义，起早亦养身之法，且系保家之道，从来早起之人无不寿高者。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 十月二十八早待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诤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

* 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曰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

* 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傲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 泽儿虽体弱，而保养之法亦惟在慎饮食节嗜欲，断不在服药多也。

* 天地间惟“谦逊”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当，已为天道所不许。

* 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

* 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欲去“惰”字，总以

不晏起为第一义。弟能谨守星冈公之八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不信(不信僧道,不信医药,不信地仙),又谨记愚兄之去骄去惰,则家中子弟日趋于恭谨而不自觉矣。

* 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本其素志。近年在军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 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

* 外间指摘吾家昆弟过恶,吾有所闻,自当一一告弟,明责婉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岂宜秘而不宣?

* 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谤之无因,而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熄。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

* 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言苦词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

* 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

* 危急之际,莫靠他人,专靠自己,乃是稳者。